



一位接送透析病人的司機

憲安診所 / 李昱綺 小姐

天色剛亮，街上已有不少人來人往的車流，梳洗好走出門，對自己說句「我出門了！」。一台不起眼的箱型保母車跟著匯入馬路中，開始我一天的工作。

我的方向和其他人行經的路線不太相同，我熟記每一位病人的住址，也清楚哪一條路上的紅綠燈最少。穿梭在一條條彎曲的小巷找到病人的家，偶爾也會有寬敞的社區需要進入，還因此認識了好幾位警衛朋友。



這份工作是什麼呢？這是一個負責接送需要進行腎臟透析病人的工作，看起來或許不起眼，但對於需要一直進行透析的病人們，為了不讓自己的家人太過勞累，每次的接送便交由我送病人去醫院。這工作跟一般的公車司機、計程車司機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工作。換句話說，醫生與護理師是面對病人的第一線，每天接送病人的我也可說是另類的第一線，確保病人完整的到達醫院，再安全的將它們送回家，即是我的工作。

「小心一點啊！我媽媽他骨頭不好，上下車的時候要注意不要讓她撞到了。」

「放心，這是我的工作。」

「司機先生辛苦了，我們家住在五樓，需要你爬上來背爸爸下樓。」

「不會不會，你們家還不算高的呢！」

「總之真的太感謝你了，我跟你們一起下樓吧！」

「小夥子啊！一次把我跟阿琳放下去，這樣你也不用跑兩趟。」

「奶奶，這樣太危險了，馬路上車很多，我進去醫院很快就會出來，你在車上也有冷氣可以吹。」

「明天要麻煩你多接一個人來，對！是馬先生家。住址你還記得吧？他昨天出院了，明天早班有安排他的病床。」

「好，我知道，明天早班接馬先生。」

面對家屬、病人和護理師，總有說不完囑咐跟突發狀況會發生，性質相似的對話也在每天無止盡的重複。因為病人們的身體狀況很容易因為一個天氣變化而得到感冒，一個普通的小感冒，也常常成為引起其他併發症的源頭，太過於嚴重的就必須轉去大醫院接受住院治療。等到痊癒出院，或許便無法再回到原來診所作腎臟透析，因為在住院的這段時間，病床空了、有了位置，其他新病人進來透析，面臨原診所沒有多餘床位的情況，病人只能另尋新的地方。又或者，病人也可能在等到原診所所有空床位後，再轉回來透析，這就是醫院到診所間一個切不斷的循環。

病人們為維持身體必須的機能，就需要定期血液透析。血液透析顧名思義就是將患這的血液送進機器中清洗掉其中的代謝物，因此使用比平時要粗的針孔來進行。長期扎針讓身體血管恢復緩慢且容易變得脆弱，為避免血管爆裂，常常需要更換施打的位置，當已經找不到適合的血管來承受扎針時，病人就需要去醫院重建血管，再回來繼續透析。

我只是一位司機，我的車上來來去去的不外乎就是熟稔的乘客、新的乘客和好久不見的乘客。或許有人會覺得作為司機為什麼要懂這麼多？但就是因為我懂，我才能夠跟車上的乘客聊天，否則一個人沉默的開著車，像一台答錄機回答診所的接送事宜，這樣的工作氛圍未免太過於死沉。

一旦開始透析，就必須遵照醫師的囑咐、正常的生活作息和規律的飲食，這是一輩子的事，除非你幸運的在有生之年等到可換的腎臟，等待著渺小的希望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就是這樣盼望的。

「爸爸去接其他人了，妳最近身體好很多，可以自己上去吧！」，在她下車時我順便搖下車窗，要她不要站在外面等我。

「當然，我還這麼年輕。」女兒轉過頭來笑笑回答。「那就好！記得不要跟護理師她們一起亂訂什麼飲料或是零食，醫生說妳不能隨便亂吃。」，想到醫生的囑咐，我忍不住再次開口叮嚀。

「好，在車上都說幾遍了，我聽到都會背，快去工作吧！不然等等又被投訴你遲到。」，說完女兒便微妙的在我面前翻了個白眼，這大辣辣又怕念的個性果然跟她媽一樣。

「唉~說什麼呢！快點上去。」

看著女兒走進大門，到電梯前直到人進去，我都還有些回不過神。今天是女兒出院的第二天，感冒併發炎症現已恢復，身體狀況也穩定很多，但因為體質關係還是必須注意。聽醫生說她的腎臟功能本就不太好，加上大學念建築系時常熬夜喝茶、喝咖啡和吃消夜，考完試還會跟同學去酒吧喝酒慶祝。好不容易畢業找到工作，腎臟卻直接出問題，原本只是腎臟發炎，但沒有早點治療，現已開始惡化，一想到這我就後悔當初不該答應她自己一個人在外面讀書五年。

「爸，你不用自責啦！是我自己沒顧好身體，再說我的身體現在也還沒有完全壞光啊！可以支撐的。」，手術完女兒醒來時看見我的愁容，便撒嬌地安慰我，但我只是心情複雜的看著她。醫生迅速的將一些基礎檢查做完，說完醫囑後便離開病房，我連忙請她先在外面等我一下。

「爸，我在學校的時候有接過幾件工作室的案子，完全有能力可以負擔醫療費用，你不用擔心。」

「好~我不擔心！我也不是在為錢擔心。」，看手術醒來的女兒喋喋不休的安慰我，似乎我才是剛做完手術的人，可我哪是擔心費用呢！

「我有事問醫生，妳先看電視吧！」，說完我便走出病房，跟站在外面等候的醫師與護理師點頭打招呼，問了我想問的問題。

「病人的情況現已穩定住了，但還是要觀察一段時間，未來幾周建議先做血液透析，減輕吃藥對腎臟的負擔。」

「未來就算不用做透析，也還是要定期回來檢查。飲食請務必克制，盡量少吃高鹽高糖，作息要正常，最好時點就準備睡覺，其他注意事項我們剛剛在看診時已經給她清單了，再請家屬多多注意遵守就好。」，「謝謝醫生！我知道了。」，聽完醫生的囑咐後走回病房，看女兒開了電視卻不看，正在滑手機。

「爸，你把這件事告訴媽？媽在群組裡念我！可惡，我原本想等好一點後再說，當作我接一個大案子要出差就好了。等等媽過來肯定會說不用請看護，她來照顧我就好，這樣媽會太累！」，女兒靠坐在病床上，移開盯著手機螢幕的雙眼看過來，口氣帶著些不滿。

「這種事怎能不說？妳自己怎麼坐起來？手術完不是都會無力、疲憊。」，女兒一坐起來整個人臉色很是蒼白，我難過地摸了摸她的髮頂。

「你太小看我了，我現在臉色蒼白是因為呢，尤其看到一堆規定說我不能吃這吃那的，我就更餓了。」，她拉開桌子抽屜，拿出一張黃底紙張，上面列了好多注意事項。

「想吃也要忍忍，那是醫生囑咐的，等爸看完就去幫妳買妳可以吃的。」，接過紙張，我細細的把每一條看過。

「爸最好了！」

「爸！爸！」

「芸芸妳怎麼又下來了，剛不是看妳進電梯了嗎？」，從回憶中醒過神來，我發現我的車窗還沒關上，芸芸站在窗口前叫我。

「姊姊們說你車子停著不動，不知道怎麼了，讓我下來看你。太累的話，要不要打電話請王叔來代班？」，「沒那回事，只是不小心發了呆。」，我笑笑帶過，不打算提起崗才心底的陰鬱。

「妳快上去吧！讓護理師等就不好了。」

「發呆也該將車子熄火啊！我是得到姊姊們的同意才下來找妳的。爸快出發吧！我等你離開再上樓。」，似乎不放心我，芸芸直皺眉頭說：「真的累要說啊！」，「不用擔心，只是突然有些感慨。」，感慨芸芸居然也成為我車上的乘客，幸好只是一時的。

「真的嗎？爸現在也陷入中年憂鬱？」，芸芸被震驚到眼睛都瞪圓了。

「什麼中年憂鬱，我要開車了，妳靠在車門上很危險。」，芸芸打岔氣氛的功夫依然了得，我聽得好笑，而這一笑忽然就這麼想通一切了。

「好，掰！」

跟芸芸揮揮手，關上車窗，看了下時間，我恍神十幾分鐘啊！事實既已如此，只能學會接受。芸芸這麼樂觀、開朗的面對這一切，我也應該陪她積極度過，畢竟現在還不是最壞的狀況，仍有轉機的可能。

作為一位接送血液透析病人的司機，我期望每位出院的病人不要再因病回來就診，希望每位病人都不會長久的搭乘我這輛車，不需再被我接送，不做透析便能好好過日子。